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八

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

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

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

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疏〕

微子至仁焉。正義曰此章論

殷有三仁志同行異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者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見紂無道微子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愛人謂之仁三人所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注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國云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鄭立以爲微與箕俱在

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爲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卅家作開辟漢景帝名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啓與其弟仲衍皆紂之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尤尙爲妾改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卅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爲父爲兄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爲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爲紂之庶兄旣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者尙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旣卒周武王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中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是也

柳下惠爲士

師

孔曰士

典獄之

師

三黜

人曰

子未

可以

去乎

曰直

道

師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

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疏

柳下至之邦正義曰此一章

論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爲士師者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者時柳下惠爲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羣邪醜直故三被黜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者或人謂柳下惠曰吾子數被黜辱未可以去離魯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者答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時世皆邪已用直道以事於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言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注士師典獄之官。正義曰士師卽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爲官名鄭立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典獄之官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

之間待之

孔曰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

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

疏

齊景至子行正義曰此章

言孔子失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三卿季氏爲上卿最貴孟氏爲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爲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託云聖道難成吾老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正義曰案世家云魯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問政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曰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歸之齊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

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孔子曰桓子季孫

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

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疏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正義

曰此章言孔子去無道也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孔子遂行也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八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

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
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爲政必稱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
并矣盍致地犂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
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焉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
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所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
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尤
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
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
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謂可以死敗蓋
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
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孔子曰接輿楚人佯狂而

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孔子曰此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

衰往者不可諫

孔子曰已往所行

來者猶可追

孔子曰自

可追自止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孔子曰已而已

辟亂隱居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而者言世亂

而者言世亂

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

得與之言

包曰下下車

疏

楚狂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記接與伴狂感切孔子也楚狂接與歌

而過孔子者接與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與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與相遇而接與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者此其歌辭也知孔子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尤可追而自止欲勸孔子辟亂隱居也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殆危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而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謂下車孔子感其言故下車欲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者趨謂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鄭

長沮桀溺隱者也耦廣五寸二耦為耦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

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

矣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

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爲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耰而不輟

鄭曰耰覆種也輟止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爲其不達已意

而便非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曰隱於山林是同羣吾非斯人

之徒與而誰與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

道丘不與易也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疏長沮至易也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周流爲隱者所譏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隱者也耜耕器也二耜爲耦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桀溺並二耜而耕孔子道行於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者執輿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爲御旣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爲誰人子路曰爲孔丘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故舉師之姓名以荅長沮也曰是魯孔丘與者長沮舊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荅又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魯國之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者子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旣是魯孔丘是人數周流天下自知津處故乃不告問於桀溺者長沮不告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爲誰者不識子路故問之曰爲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荅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有仲由有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與曰然者然尤是也子路言己是魯孔丘之徒也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者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周流之貌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同皆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爲有道者也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謂孔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語辭

與猶等也既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其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之樂意令孔子如已也耨而不輟者耨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路以長沮桀溺之言告夫子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謂不達己意而便非已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羣者孔子言其不可隱居避世之意也山林多鳥獸不可與同羣若隱於山林是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者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眾相親與而更誰親與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我皆不與易也為其已大而人小故也○注耨廣五寸二耨為耦○正義曰此周禮考工記文也鄭注云古者耨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耨歧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月令云脩耒耨鄭注云耨耨耒之金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

杖荷篠

包曰丈人老人也篠竹器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

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

包曰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

殖五穀誰為夫子而索之邪

植其杖而芸

孔曰植倚也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

立未知所以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

之至則行矣

孔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出行不在

子路曰不仕無義

鄭曰畱言以語丈人之二子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

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邪

欲絜其身

而亂大倫

包曰倫道理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

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

之疏

子路至之矣。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與子路相譏之語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者子路隨從夫

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器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者夫子孔子也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者丈人責子路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而來問我求索之邪植其杖而芸者植倚立也芸除草也丈

人既責子路至於田中倚其荷蓀之杖而芸其苗子路拱而立者子路未知所以答故隨至田中拱手而立也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畱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丈人知子路賢故又以二子見於子路也明日子路行以告者既宿之明日子路行去遂及夫子以丈人所言及雞黍見子之事告之也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夫子言此丈人必賢人之隱者也使子路反求見之欲語以己道子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無義者丈人既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述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性則皆當有之若其不仕是無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者言女知父子相養是知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反可廢君臣之義而不仕濁世欲清紮其身則亂於君臣之義大道理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者言君子之仕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臣之義亦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己知之也○

注蓀竹器○正義曰

說文作蓀芸田器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

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曰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子曰不降其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鄭曰言其直己之謂柳心不入庸君之朝

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

已矣

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包曰放置也

身中清廢中權

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疏

逸民

至不可。正義曰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也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直己之心不降志也不入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者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此二人食祿亂朝是降志辱身也倫理也中慮也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者放置也清純潔也權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放置言語不復言

其世務其身不仕濁世應於純潔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應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則與此逸民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也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

孔曰亞次也次飯樂

師也摯干皆名

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包曰三飯四飯樂章名各異師繚缺

皆名也

鼓方叔入於河

包曰鼓擊鼓者方叔名入謂居其河內

播鼗武入

於漢

孔曰播搖也武名也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孔曰魯哀公時

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疏

大師至於海。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大師摯適齊

者太師樂官之長名摯去魯而適齊也亞飯干適楚者亞次也天子諸侯每食奏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次飯樂師名干往楚三飯樂師名繚往蔡四飯樂師名缺往秦鼓方叔入於河者擊鼓者名方叔入於河內也播鼗武入於漢者播搖也鼗如鼓而小有兩耳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搖鼗鼓者名武入居於漢中也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者陽襄皆名二人

入居於海內也。周公謂魯公孔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曰：「君子不

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怨。孔曰：以，用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

一人。孔曰：大故，謂惡逆之事。疏：周公至，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

周公戒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也。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不易也。言

君子為國，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當行博愛，廣敬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為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

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也。故舊朋友無此惡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者，求責也。任人當隨其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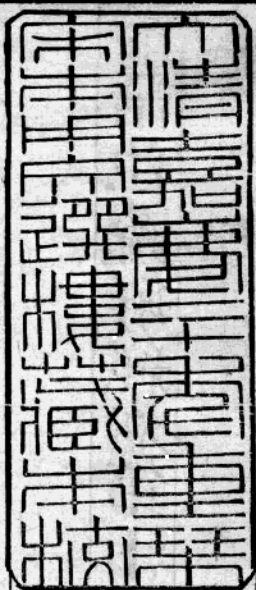
仲忽、叔夜、叔頁、季隨、季騶。」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爾

疏：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頁、季隨、季騶。正義曰：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偏生子而乳之，每乳

皆二子凡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鄭立
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八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乘